

白鹿原 创作与改编

民族经典背后的深沉述说

——读陈忠实《我与白鹿原》

■ 刘小兵



被誉为“揭秘中国民族秘史”的《白鹿原》，是作家陈忠实的代表作。他用雄浑壮阔的巨笔，描绘了一幅中国农村斑斓多彩的社会风俗画卷。作品问世二十多年来，其社会影响力一直没有衰减。新近出版的《我与白鹿原》，是陈忠实以坦诚之笔记述创作《白鹿原》的缘起和过程，诚挚的道白真实记录下了作家在创作这部史诗般巨著时的心态、心得和体会。

全书收录《白鹿原》创作手记、“我与白鹿原”演讲原文以及七篇代表性散文，从中可饱览白鹿原背后的故事。1978年的中国，改革与开放的方略让百业待兴的华夏大地充满勃勃生机，在此语境下陕西作协组织的两次有关长篇小说创作的会议，让陈忠实深受触动。他坦言：“对于长篇小说的写作，心里一直有种畏惧感。”恰于此际，陈忠实在创作中篇小说《蓝袍先生》时，长篇小说的创作灵感突然而至，遂让他产生了写作《白鹿原》的冲动。

灵感勃发下的陈忠实并未急于动笔，而是本着“尊重历史的真实、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”，多次深入陕西关中地带，查阅了蓝田县、长安县、咸宁县的县志，对《白鹿原》所要勾勒的时

代背景和社会风貌作了详尽了解。之后，陈忠实又先后通读范文澜的《中国近代史》、王蒙的《活动变人形》以及马尔克斯的《百年孤独》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等，从中汲取创作营养。此后，他

蜗居乡下，历时三年，洋洋洒洒五十万字，终于写就这部划时代的宏篇巨著。

品读《我与白鹿原》，堪称一次难得的精神畅游。全书并未沉溺于对《白鹿原》文学价值与现实意义的评析，而是把更多的笔墨倾注于创作之后的所思所悟，使读者随着作家深沉而隽永的讲述，在沉郁深刻的艺术氛围里，用心灵的每一次悸动，深深地感受我们这个民族曾经淌下过的斑斑血泪。这种力透纸背的刻画，既源于陈忠实的勤奋，也源于他对我们这个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犀利剖析，还来源于他对文学实践的用心思考和外来文化的比及对汲取。

陈忠实对渭河平原的描绘，不是一叶障目的就事论事，而是将这片土地上的风情、风貌、荣辱、变迁，置于民族历史的大背景下去铺展挥就。得益于这种深层次的开掘，华夏民族特有的民族气质、精神、风采纷纷跃然纸上，而他所塑造的白嘉轩、鹿子霖、朱先生、田小娥等一系列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，也早已伴随着《白鹿原》这座熠熠生辉的文学丰碑，长存于千万读者的记忆长河之中。

陈忠实在《我与白鹿原》中有一句经典台词：“文学是个迷人的事业。我迷恋文学几十年，历经九死而未悔。”这既是作家创作《白鹿原》之后的肺腑之言，也是他一生痴恋文学的真实写照。正是这种“九死而未悔”，让陈忠实留下了《白鹿原》这部民族的精神宝典。在陈忠实先生故去一周之际，揣摩《我与白鹿原》的神韵，倾听他在民族经典背后的深沉述说，既是对先生的尊崇，亦是对他深切的缅怀和纪念。

改编是难的

——《白鹿原》影视剧得失谈

■ 徐兆寿



《白鹿原》电影与电视剧海报

美是难的。柏拉图如是说。

如同中国古人所说的那样，道行无迹，妙极无象。

《白鹿原》之美，在人性之矛盾、之原始，甚至迷惘。宛若真理被豁开了一道口子。天使与魔鬼在此邂逅，并惊愕。

《白鹿原》之道，是传统高蹈的同时留下了悲伤的感叹，在现代狂舞的同时埋下了怀疑的眼神。它不向任何人献媚，它试图超越历史。当然，也正是因为如此高迈，故而有弯曲的背影。

我们还能看见斯人在犹豫，在彷徨。欲说还休。

自圆的果实，而且对于整个中国文学也是一个令人惊诧的天外来物。此前，与此后，都不曾看到陈忠实有饱满连续的创作链条，似乎《白鹿原》是上天借这个关中汉子的野心而突然生成的野果。

在一个细雨之夜，我们几个年过不惑的作家聆听着陈忠实先生讲《白鹿原》的前前后后，那时，他是真实的，我们绝对深信《白鹿原》是出自他之手，是一个凡人的匠心独作。相信他在白鹿原上常年累月地在拣拾历史的、人性的木材，最终搭起了那个文本。它有着俗世的一切烟火和功名名利禄。然而，此时此刻的我，还是禁不住怀疑，那真是他的作品吗？是在那个怀疑黄河大批传统的时代里逆流而上的黄钟大吕吗？

你不得不相信，他是带着某种使命来到人间的，如今回去复命了。

故而，它开始崇高，甚至过分地崇高化了，一如《红楼梦》被过分地美化了。我曾经写过评论，说《白鹿原》只成功了半部。描写革命的那部分太过于想象化了，白嘉轩和朱先生的命运戛然而止于新中国的建立，对未来中国没有预见。仿佛一条大河突然间停止了奔跑。它留下了巨大的空白和问号。《红楼梦》不也一样？

所以，它并不完整，存在着巨大的缺憾。就像陡立的峭壁。

三

浑沌本来是善的，属于中间之地。倏与忽常常在浑沌处相遇，并得到善待，出于报恩，两个商量，硬是要将他雕塑为人形，日凿一窍，七日死。

现在，浑沌就是小说《白鹿原》。它是抽象的，艺术的，活的有机体。但影视剧是具象的，是硬要找出个白嘉轩、田小娥的形象。当它还是小说时，白嘉轩、田小娥是自由的，他们在每个人心中都与自我强烈地产生关联，甚至与某个生命中的人或事或景都产生私密的关系。它会

内化为自我的一部分。现在，影视把具体的白嘉轩、田小娥“找”出来，强加给观众了。至少张嘉译不是我心目中演白嘉轩的理想人物。也许他是个不错的演员或艺术家，但他的粉嫩、美颜以及他不怎么高大的身躯、走路时的八字步土匪样，都与白嘉轩相去万里。虽然他对《白鹿原》推崇备至，但他自己这个具体的人就是小说白嘉轩最大的敌人。

他注定要失败。虽然这失败也值得赞赏，虽然这失败与那千千万万种失败根本是两回事。是艺术与艺术之间的隔膜，使他失败。是人与人之间天然独立与自由使他失败。故而这失败也是值得的。

四

那部电影。现在必须得说说那部电影是怎么失败的。

那一天去拜见陈忠实先生，本来说好是我们请他吃饭，可他执意要请我们。正好在饭厅里遇到了编剧芦苇先生。芦苇先生也许很忙，不愿意应酬我们，早早地走了，留下一团高傲的气息。相反，陈忠实先生异常地谦虚。当说到电影《白鹿原》时，他惊人地表示了首肯。他说，本来是四个小时的电影，很好，可最后删减为两个多小时了，就太局促了。他对传播他小说的所有人给予了足够的肯定。这是他的善。但我在回来的路上想，托尔斯泰的《战争与和平》也曾经被拍成四个小时的电影。我是在一个夜里独自看完的，但丝毫没有阅读小说时的那种激动、感动，更不可能感受到电影的伟大。充其量，那只是一部连环画似的东西。它无法使人进入小说的内在精神。

那天，我很想对陈忠实先生说，即使是四个小时也是失败的。但他的善阻止了我们。从为人的角度，我想，他是对的。

然而，我还不得不说，一部小说，尤其是一部含量巨大、充满了矛盾、寄托着宏大野心与反抗之力的作品，也许连作

者都无法阐释其释放的精神空间。而且，越是作者也难以说清的作品，便越接近自然的本体，读者的参与空间也便越大。《白鹿原》大概就是这样一部作品。

表面上，陈忠实是赞赏白嘉轩的，但他又不得不批判他，因为在他身上，既有传统中国人的美好品质，也有礼教腐朽之后的种种愚行。就是这愚行，比如对田小娥的种种制裁，他也既是批判的，但又似乎是赞同的。他对田小娥也一样。他用了那样长的篇幅和同情心热烈地赞美她的美甚至欲望，他也似乎是怂恿着田小娥去复仇，去抗争，但他又在文化心理上默许白嘉轩的正义性。他对鹿子霖也一样，他怀着巨大的宽容赞扬着鹿子霖的风流倜傥和种种不义之行，但最终又命运般地审判了他。

这种种的矛盾、犹豫、始料未及，都使得他说不清楚。但此种说不清楚恰恰就是小说之美、人性之美。这便是中庸之道。然而，电影《白鹿原》倾斜了，在人性的泥潭里跌倒了。他在这里失足了。是精神与人性的失足。他偏向于田小娥的欲望之路了。没有了伦理的节制，也便失去了人性的圣洁。

五

不以收视率论英雄，导演刘进、艺术总监兼一号演员张嘉译都是好同志。要知道，陈忠实在写《白鹿原》时并没有要写一部畅销的流行书，他虽然也借用了当时流行的写作方法，但归根结底他是要写一部沉重之书、传世之书，现在，你们也不必去羡慕《欢乐颂2》那样的肥皂剧，不要把观众锁定在广场舞大妈大婶的层次上，而是要真心诚意去拍一部沉重之剧、传世之剧。那是要逆流而上的。同时，要以回答当下的时代问题为出发点。

那么，再出发吧。